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蘇俄動態述評

doi:10.30390/ISC.198304_22(7).0010

問題與研究, 22(7), 1983

Wenti Yu Yanjiu, 22(7), 1983

作者/Author : 塔其

頁數/Page : 110-11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1983/04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4_22\(7\).0010](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4_22(7).0010)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页，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蘇俄動態述評

塔 其

中蘇共第二回合會談

去年（一九八二）年十月，中、蘇共在北平恢復舉行雙方關係正常化會談，並沒有獲得實質結果。此後，雙方即不斷互派民間團體作文化、體育交流活動。二月廿七日中共副外長錢其琛率團抵達莫斯科，準備就關係正常化問題與蘇聯展開第二回合會談。此一會談如同去年第一回合的會談，引起了衆多猜測。根據西方的報導，這些猜測計有：（一）會談不會一舉獲得成果，但將繼續舉行第三回、第四回的會談；（二）蘇聯要同中共改善關係是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在美、蘇軍備競賽造成巨大財政負擔的情況下，蘇聯的一個明顯能削減開支的地方就是中蘇邊界；（三）中共願意與蘇聯會談則是基於擺脫依附美國對抗蘇聯的陰影後，即可回到其所謂的獨立自主外交，在美、蘇間左右逢源，建立同第三世界的良好關係，並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國內的現代化工作上。

第二回合的中共、蘇聯關係正常化會談於三月一日正式展開，蘇聯的首席代表是副外長伊利契夫（Leonid Ilyichev），中共方面則為錢其琛。在為期約三個星期的會談中，雙方都未曾透露詳細內容，但從雙方報章的報導中，約可描繪出如下的會談梗概：（一）中共仍然堅持其所謂雙方關係正常化四大障礙須先行解決的原則，即中蘇邊界駐軍問題、蘇軍入侵阿富汗問題、蘇軍駐在外蒙問題，但並未堅持解決的順序；（二）蘇聯以高棉、阿富汗問題及蘇聯在蒙古駐軍問題都是「涉及第三國的問題」為由，認為在中共、蘇聯關係正常化會談中，這些是不能討論的；（三）因此，雙方能真正加以談判的就是中、蘇邊界上的駐軍問題。蘇聯曾就這最後一點提議發表聯合文件，保證互不侵犯和維持雙方邊境安全，但已為中共所拒。十六日，中共代表團前往烏茲別克共和國進行四天訪問，十九日雙方作最後一次會談，整個會談活動宣告結束。蘇聯外長葛羅米柯於廿一日在莫斯科接見錢其琛，強調願意探求同中共關係正常化的途徑，並儘可能逐步擴大雙邊連繫和接觸，雙方並確認在蘇聯和中共之間進行政治對話的積極意義。中共代表團於廿二日返抵北平。下一回的會談將在北平舉行，確切日期則將通過外交途徑決定。據傳，下一回合的蘇聯首席代表將由另一副外長卡比札（Mikhail Kapitsa）取代已年邁的伊利契夫。

關於這一回合會談的結果，錢其琛在廿二日返抵北平時，於機場表示：沒有新的發展，分歧仍然存在。雖然此次會談在政治上沒有什麼有意義的突破，但雙方都把此次莫斯科會談說成是「有益的」，是在「坦率與冷靜的氣氛中進行的」。綜觀整個會談，雙方獲致的實質結果是：（一）簽訂貿易協定，大幅度提高一九八三年的雙邊貿易額，中共以紡織品為輸往蘇聯之貨物大宗，得自蘇聯的則是木材與鋼鐵及機械，但中共需求甚切的技術產品，則排除在此項協定之外（在同一期間，美國對中共的紡織品進行單方面的限制，顯得蘇聯的這一貿易協定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二）雙方協議相互派遣

科技方面的專家，這是自一九六〇年中蘇共交惡、蘇聯撤回專家以來，雙方第一次同意互派技術人員；(三)中共接受蘇聯派遣的留學生。

雖有這些經濟、科技、文化上的協議產生，但是由於蘇聯有意將部署在歐洲的SS-20中程飛彈移至遠東，對包括中共在內的亞洲地區構成威脅，故未來的談判在舊問題未解決、新問題又產生的情況下，必更難達成雙方的政治妥協，而關係正常化亦難以在幾同的會談中即告完成。中共與蘇聯若在外交關係上達成某種協議，將使現有的全球戰略發生變化，這是我們看中、蘇共關係正常化談判時，應加以注意的。

共黨國家書記會議

三月十四—十五日在莫斯科召開了共黨國家中央委員會書記會議，參加會議人員計有保加利亞、匈牙利、越南、東德、古巴、寮國、外蒙古、波蘭、羅馬尼亞、捷克、蘇聯等國的共黨或社會主義工黨的中央委員會書記。此項會議係由蘇聯政治局委員、中委會書記契爾年科(K. U. Chernenko)主持開幕，會議的討論主題是國際事務與意識形態問題。

十五日與會代表通過一項聯合公報，公報的主要內容是：(一)重申華沙公約於今年一月所發表政治宣言的重要性，並強調政治宣言中所提議由華約與北約國家簽訂相互不使用武力及在雙方間維持和平的條約；(二)反對北約組織在西歐部署美國新型飛彈（指潘興二式與巡弋飛彈）的計劃；(三)對亞洲、非洲、中東、印度洋的局勢發展交換意見；(四)譴責反共產主義的「十字軍運動」(crusade)，並加強社會主義兄弟國在對外政治問題的宣傳活動上的合作；(五)對有關馬克思誕生一百六十五週年及逝世一百週年的紀念活動交換意見，並決定加強宣傳馬列主義。在公報的五點主要議題中，第四點是值得注意的。

對共產主義進行精神上的「十字軍運動」的構想是雷根總統於去年六月在向英國國會演說時，所提出的一項反共產主義呼籲。這項呼籲自然立即遭到蘇聯的攻擊，「塔斯社」聲稱這是一種「誹謗蘇聯」的舉動。而去年十月十八、十九日，美國務院在華盛頓安排一項鼓吹促使共黨國家民主化的會議，更為「真理報」指為是「恣意誹謗社會主義國家」。根據一名南斯拉夫著名記者所寫「震撼社會主義陣營的歷次事件」的書指出，自一九五四年以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已發生了十二次重大事件，這些事件顯示社會主義陣營絕不可能穩定，只會一個危機接一個危機地傳下去。這就是為什麼在面對美國大力鼓吹共黨國家民主化時，社會主義國家陣營要急忙推出對策，也是這次會議把反雷根總統的「十字軍運動」列為重要議題加以討論的原因。今年一月份美國國務卿舒茲已向國會要求撥款六千五百萬美元，作為在世界各地促進民主的經費，雖然有些美國國會議員對此項計劃採懷疑態度，但對共黨國家而言，尤其是蘇聯，着實也要頭痛一番。

日、蘇商業貿易談判

由日本商會會長永野重雄(Shigeo Nagano)所率領的日本貿易經濟代表團於二月廿二日抵達莫斯科進行訪問，此一代表團人數計有一百五十二人，分別代表著約一百廿家日本公司。

五天的停留期間，日本代表團分別與蘇聯方面進行了兩場會談。據蘇聯外貿部副部長舒斯科夫(Vladimir Sushkov)指出，會談是在實事求是和相互諒解的氣氛中進行的，日本代表團團長則稱，會談的結果超出與會者的期望。廿五日雙方發表聯合宣言，宣言中指出：(一)雙方在會談中廣泛地交換了意見，包括兩國經濟關係的現況與展望、兩國間的科技合作；(二)雙方認為在日、蘇建立外交關係後，兩國的經濟關係即不斷地增長，雙方在一九八二年的貿易額已達五十億美元；(三)雙方認識到繼續加強兩國經、貿關係的可能性；(四)就消除兩國間的經、貿障礙彼此交換意見，以使兩國的經、貿關係發揮其最大潛力；(五)雙方同意，會談對雙邊關係的未來發展是有益的。日、蘇並決定下次會晤

將於一九八四年四月在東京舉行。日本代表團於廿六日結束整個訪問活動返國。

日本對蘇聯的貿易額在一九七九年曾一度躍居蘇聯貿易伙伴名單中的第一位，但在加入美國對蘇聯的經濟制裁後，現已退居第五位，而在西德、芬蘭、意大利和法國之後。因此，當去年十一月美國的三百人商業代表團成功地與蘇聯重開商業談判後，日本工商界亦躍躍欲試。然此次往訪蘇聯的日本工商業代表團，其目的除了就雙邊貿易問題及合作開發西伯利亞計劃與蘇聯展開會談外，並在了解蘇聯新領導階層的想法，尤其是關於日本北方千島羣島的四個島嶼。因此商業談判顯然會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

日本外相安倍晉太郎於二月廿三日在日本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再次強調，處理日蘇關係要堅持政治經濟不可分離的方針。日本外務省亦明確表示，「不解決北方領土問題，就不可能確立真正的日蘇關係。政府的立場是政治經濟不可分」。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亦囑咐日本代表團團長，對克里姆林宮表示日本要求蘇聯歸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佔領的日本北方四島。但是，當永野重雄在廿五日會見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齊洪諾夫（Nikolai A. Tikhonov）提出此項要求時，齊洪諾夫仍不予以正面回答。而廿六日，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巴衣巴科夫（Nikolai Balbakov）在會見日本商業領袖時，曾要求日本對蘇聯第十二個五年計劃（一九八六—一九〇年）中的大西伯利亞開發計劃予以協助，但此項要求已為日方以全球不景氣及西方國家對蘇聯經濟制裁為由，而告以在目前加緊此項合作是有困難的。

由於雙方各有求於對方，而蘇聯不可能在領土問題上給予日本滿意的答覆，故日本亦不願在經濟、貿易上給予蘇聯太多的承諾，因此，在雙方的聯合宣言中雖聲稱合作遠景一片美好，但總括而言，此次日本代表團的訪問活動並不能算是很成功。日本代表團對蘇聯當局提出的締結政府間長期經濟合作協定，以及增加貸款等問題，均以「從日本的現狀看，難以作出新的保證」，或「帶回日本進行研究」為搪塞。真正解決日蘇經濟貿易問題的先決條件是日本北方四島領土問題的解決，然此項問題已拖延三十餘年，又豈是在短期間內能有圓滿的解決方案出現。

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

並稱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正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真諦（指歷史的真正創造者是人民羣衆）在三月十四日是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是日，「真理報」發表社論，對馬克思思想加以讚揚，

十五週年及逝世一百週年，曾於三月二日由蘇聯科學院在莫斯科舉行全體大會，專門討論馬克思的生平與活動，以及他的學說對人類發展的影響，在這項全體大會中，蘇聯科學院副院長費朵謝耶夫（P. N. Fedosev）以「馬克思與現代生活」為題，另一副院長沃夫吉尼可夫（Yu. A. Ovchinnikov）則以「馬克思主義和科技進步」為題，分別發表演說。更早，則有蘇共總書記安德洛波夫以「馬克思學說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些問題」為名，在「共產黨人」雜誌上著文論述。安德洛波夫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俄國無產階級最先負起了實現馬克思思想和做革命開路先鋒的使命，而蘇聯在一九七七年通過的新憲法是為社會主義民主的進步打下法律上的基礎。安德洛波夫並指出，在新社會的建設過程中，社會主義民主的內容不斷的充實，人民行使權力的形式多樣化，國家體制本身也發生質量上的變化，其中極重要的一個變化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轉入全民國家，這一點反映了列寧的著作，但是，不能僅局限於此，現在的社會主義這一概念，不看蘇聯和其它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人民的極為豐富的實際經驗是不能夠加以解釋的，共產黨人不應當高唱形形色色的改良馬克思主義的論調，不應當分割馬克思主義的學說。

馬克思以辯證唯物論爲其學說的基礎，而貶低「精神」的存在與作用，可說是最大錯誤所在。雖然今日共黨國家實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所造成的社會，並非是馬克思當初所設想的社會，但由於其理論爲共黨所剽竊、利用，致使世界上衆多人口被置於紅色政權控制下，却是不爭的事實。就今日社會演進來看，馬克思當初預言的勞動階級將愈來愈貧困、愈受壓迫，已因工會組織的出現而使勞動者生活改善、權利不受剝削所推翻。工業化國家的政府既沒有像馬克思所說變成壓迫的工具，資本主義也並未消失。馬克思逝世已屆百年，雖其學說依然引起各種討論與爭辯，但總的來說，以學術探討眼光來看馬克思主義，會發現許多缺陷。將馬克思主義作爲施政依據，更造成許多罪惡。

葛羅米柯升職

蘇聯外長葛羅米柯（A. A. Gromyko）於三月廿四被宣佈升任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

仍兼外長職務。這項新任職的宣佈立即引起各方的揣測，最多的猜測是集中在部長會議主席齊洪

諾夫的外交事務權限將因此被奪走，他的地位也將進一步被削弱。

葛羅米柯現任蘇聯外長，且是蘇共中央委員會委員、政治局委員，從史達林時代起，他便從事外交工作。由駐美大使、駐聯合國大使一直到外交部長職位，葛羅米柯共歷經了史達林、赫魯雪夫、布里茲涅夫和安德洛波夫四位統治者。在每一次的政權爭奪鬥爭中，葛羅米柯都不會受到波及，尤其在史達林大整肅時不僅沒遭到迫害，反而從此飛黃騰達（大整肅爲一九三六—三八年，而葛羅米柯自一九三九年起轉入外交界，並於一九四三年起開始擔任駐美大使，一九五七年起擔任外交部長）。他能避開成爲政治鬥爭中的犧牲品，有幾種可能的解釋：（一）本人極其圓滑；（二）外交工作少與國內政治鬥爭發生直接關係，故不受牽連；（三）雖身爲外交部長，但並無外交決策的權力，故在政治上對當權者俯首聽命，而不構成威脅。

齊洪諾夫訪問南斯拉夫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齊洪諾夫（Nikolai A. Tikhonov）於三月廿一日前往南斯拉夫訪問。

據南斯拉夫官員在齊洪諾夫到達前指出，南斯拉夫希望能在不放棄該國任何獨立原則的情況下，與蘇聯達到更密切的連繫。齊洪諾夫在訪問期間，曾與南斯拉夫總理、聯邦共和國主席團主席、南共中央主席團主席舉行會談，訪問結束後，雙方並簽署聯合公報，公報中呼籲就限制和裁減武裝部隊及武器達成協議，主張取消歐洲的一切類型的核武器。齊洪諾夫繼訪問希臘後，即刻訪問南斯拉夫的目的就是要與巴爾幹半島國家加強合作，並建議使該地區成爲非核區。南斯拉夫雖是共黨國家，但在一九四八年與蘇聯首次鬧翻後，即脫離蘇聯集團，因此南斯拉夫在強調要與蘇聯加強連繫的同時，亦強調自身的獨立性不容損害。

廿一日「真理報」曾就齊洪諾夫訪問南斯拉夫一事報導指出，蘇南良好關係是具有國際意義的，蘇聯是南斯拉夫的最大貿易對手，在上個五年計劃中，兩國貿易額達一百八十億盧布，「真理報」並表示，深信齊洪諾夫的訪問對加強和改善蘇南合作有著重要作用。去年四月，蘇聯外長葛羅米柯亦曾前往南斯拉夫訪問，在那次的訪問中，雙方會談的重點亦是蘇聯對裁軍的立場及兩國的經濟合作問題。前者是蘇聯在任何會談場合上的慣有姿態，後者則是南斯拉夫本身急欲解決而有求於蘇聯的。去年南斯拉夫的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四十，外債亦達二百零一億美元，但在西方國家經濟普遍不景氣及南國的貨品水準亦不高的情形下，欲擴展外貿市場又談何容易，因此藉外貿來彌補國內經濟逆境的希望，只能放在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蘇聯的身上。至於如何能擴大與蘇聯的貿易，而又不損及自身的獨立原則，則是南斯拉夫所要慎重考慮的。